



襄渝英华

陈晓星

華英渝襄

陈晓星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引 子.....	(1)
小白杨树.....	(5)
优质钢材.....	(13)
踏上征途.....	(24)
安家创业.....	(38)
挫折面前.....	(44)
携手并进.....	(54)
隧道鏖战.....	(64)
抢救战友.....	(76)
尾 声.....	(93)



引 子

大巴山区。一个沉闷的夏夜。

喧闹了一整天的群山已经进入沉睡，无尽的峰峦溶进夜色，隐隐露出影廓，显得沉静而神秘。低垂的浓云不断地吞没着夜空中的点点繁星；黑呼呼的悬崖陡壁之间，月亮在缓缓移动，时隐时现。沿着蜿蜒的山路，有个人正急匆匆地赶路。他背着帆布书包，敞着上衣，脸上汗涔涔的。他是参加襄渝铁路建设的铁道兵某部学生十七连战士小刘，此刻，正往连部驻地——从岭山中的一个村落唐家湾赶去。

小刘调到团部文艺宣传队工作。昨天，二排长吴南叮咛小刘，在去唐家湾途中，要给他送去有关隧道施工方面的技术书两本，于是一路小跑，终于在深夜里，把书送到了吴南的住处。吴南接过书，连声道谢，并把小刘送到唐家湾。小刘在唐家湾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就赶到了连部驻地。

小刘边走边想：从五月以来，吴南和战友们眼睛熬红了，脸颊塌陷了，紧张的劳动间隙，吴南还孜孜不倦地钻研隧道施工技术，今天，给他送来急需的书籍，他会有多高兴啊。小刘眼前闪现出一幅图景：当他走进二排宿舍时，刚刚下了中班的吴南一见到他，兴奋地搂住他的肩头，着急地问：“哈！带来了吗？快让我看看！”他先亮出那两本书，然后再取出在小镇上买的点心，好好慰劳慰劳他……想到这些，小刘心里喜滋滋的，脸上浮起了笑容。

翻过槐树沟，小刘登上高高的米家梁。远处，传来几声狗叫。唐家湾的枫树桧隧道工地上，一闪一闪的灯光是那么诱人。一阵风起，西北方向的天际划过几道闪电，跟着，“轰隆”一声，炸响了重重的一声闷雷。霎时间，山风卷地而来，树木剧烈地摇晃，发出“哗哗”的声响。“不好，要下雨了！”小刘一怔，赶忙沿着汽车便道，加快了下山的步子。

坡下，传来了汽车的吃力轰鸣，一道电光闪过，迎面驶来一辆卡车。雪亮的光柱照得小刘眯起了双眼。

“小刘！”忽然，车上有人高声喊他。

“哎——”小刘听出对方的声音，急忙应声答道，“小土——”

车上嘶哑又有些颤抖的声音：“吴南！吴……南！”

“吴南怎么了？”小刘急切地问道。

“塌方了！”

犹如一声霹雳击来，小刘浑身一震，连忙大叫：

“什么？”

回答他的，是重重的一声闷雷，震得天摇地动。卡车向山上驶去，滚动的车轮，象从小刘心上重重地碾过。他慢慢停下了机械挪动的双腿，嘴唇剧烈地哆嗦起来。“啪”的一声，他肩头的书包滑落到地上。小刘猛地弯下腰，一把抱起今天上午吴南交给他的这个书包，紧紧地贴在心口。分手时，吴南的话又清亮地在耳边响了起来：“打这场攻坚战，急需隧道施工书籍，小刘，你可一定要给我找来呀！”小刘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汽车驶去的方向，他多么想让急驶的汽车



停一停，让他看一看吴南那亲切的面庞，听一听战友那熟悉的声音，哪怕是只看一眼，只听一声啊！他向战友深深地祝愿：吴南啊吴南，同志们需要你，铁路工程需要你，你可一定要尽快恢复健康，早日回来呀！

隆隆的雷声从天边滚滚而来，小刘猛然把手中的书包甩到肩头，直往山下奔去。

小白杨树

西安东郊。

这里是大工厂的生活区。一排排纵横交错的钻天杨，把百多座楼房划分成几十个整齐划一的街区。在通往纺织城的一条马路旁，一个小男孩双手托着下巴，坐在人行道旁的一堆圆木上，好奇地望着马路上穿梭如流的汽车。这个小男孩，长着一张秀气的脸庞，棱角分明的小嘴微微翘起，显得既倔强、又调皮。他那浓黑的双眉下嵌着一双大眼睛，明亮、天真，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着奇妙，永远也看不够似的。一株细嫩的小白杨树，在微风中轻盈地摇摆着身姿，枝叶发出低低的细语，似乎正在催促着树下的孩子：“回家吧，快回家吧！”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小男孩仍然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儿。

十字路口的交通民警发现了这个孤零零的孩子，走过来问：“小朋友，你怎么不回家呀？”

小男孩仰起头，望了望面前这位穿白制服的叔

叔，眨了眨眼睛说：“我不认得路了。”

民警笑了，原来这是一个迷了路的孩子呀！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查找，当民警同志把他送回家的时候，家长和邻居仍在焦急地寻找着。孩子的父亲紧紧握住民警同志的手，连连向他道谢。母亲一把抱过孩子，疼爱地说：

“快告诉妈妈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”

孩子红朴朴的脸蛋上露出高兴的神情，从清亮的嗓子里蹦出了一串话：

“看红领巾哥哥姐姐表演节目啦！叔叔阿姨还在墙上画大马，街上的汽车可多可多呢！”

大伙儿都被孩子这番认真而充满稚气的话逗乐了。看来，他把迷路的事全没放在心上。

爸爸问他：“天都黑了，你一个人不害怕吗？”

“怕……”小男孩鼓起嘴回答。可是，他那黑黑的眼珠一忽闪，又说：“阿姨说啦，小朋友要勇敢！”

“对！要勇敢！”父亲从母亲手中接过孩子，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这个小男孩就是吴南，这年他刚满五岁。

第二天，妈妈下班回家，一进屋，看见家里所有的椅子，小凳摆成了一列“汽车”，满脸通红的小吴南

正坐在前面“嘟——嘟”地开着，后面坐着两个妹妹和邻居的几个小孩。从卧室到厨房的地板上，也全用粉笔画遍了大大小小的汽车，一辆紧挨一辆，排成一列长长的车队。

小吴南看见妈妈，急忙从“驾驶台”跳下来，踮起脚尖，用手指着那列“汽车”嚷着：

“妈妈，我长大了，要开这多多的汽车去建设！”

“好哇！”母亲弯下腰，亲了亲天真的孩子，欣慰地笑了，“那你就快点长吧，南南！”

长啊，长啊，踏着雷锋叔叔、焦裕禄伯伯的足迹，小吴南唱着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”，从孩提时代进入了少年时代。少先队员，班长，大队长，区上的学习雷锋积极分子，市上的学习竞赛优胜者，这棵根植于祖国沃土上的幼苗，迎着阵阵东风，成长起来了。

一九六六年，吴南要从小学毕业了。这年春天，一个星期日的下午，吴南迈着轻快的步子回学校。一路上，柳枝轻柔地拂着他的脸颊，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一首心爱的歌：

穿过青草坪，

跨过小山岗，

烈士墓前走来了红领巾。

举手行队礼，
握拳表决心，
继承先烈志，
做革命接班人。

“吴南！”忽然，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歌声。吴南扭头一看，高兴地叫道：“周老师！”

周老师是吴南的地理老师。他笑着问：“吴南，你怎么不坐车呢？”

“我常走路，习惯了。”

周老师知道，吴南的家离学校有八九里，他和同学们都在学校里住宿。学生们每周回家都是坐车往返，可吴南却走着回家。周老师不禁关切地问：“不累吗？”

“不累！我还没有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呢。”

二万五千里长征？老师不由地心中一动，这个学生的几件往事又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——

那是在一年前，一天午休时，一位学生家长来到吴南他们宿舍找老师。家长对老师说：“孩子身体不好，睡到门口容易受凉……”

老师的神情有些为难，宿舍的床位已经排好，把谁的床位调到门边呢？

晚上，老师来到宿舍，看见一个同学正和吴南说

话：

“吴南，你真是个傻瓜蛋！”

“谁说我傻？”吴南瞪圆眼睛，认真地说，“你不知道他身体不好吗？”

老师一看，发现吴南的床铺已经换到了门口。她问吴南：

“谁换的？”

“我自己。”

“啥时候搬的？”

“课外活动的时候。”

老师望着面前这个孩子，亲切地拉起他的手抚摸着。然后，默默地替他重新整理了床铺……

另一次，地理课上，周老师让同学们分组观看“月地运行仪”。同学们围上前，争着看，抢着摸。吴南站在一旁，目不转睛地瞅着仪器默默地思考。周老师讲完后，抽查了几个同学。听完吴南的回答，周老师满意地点点头，给他打了一百分。下课铃响了，同学们象小鸟似的飞了出去，教室里一下子空荡荡的。周老师拿起仪器正准备出门，忽然发现吴南一个人还坐在位子上，歪着脑袋，正对着课本出神呢。

“吴南，你不去玩一会儿？”周老师问。

好好学习 天天



吴南摇摇头，站起身，抬起打结的眉头，说：“周老师，把仪器留一会儿，好吗？”

“怎么，你还没有看够？”

“嗯，”吴南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有个问题我还不清楚。”

周老师走到他的身旁：“什么问题？来，我给你再讲一遍。”

吴南又摇了摇头，他轻言轻语地说：“周老师，还是让我自己先想一想……”

一丝微笑浮到了周老师的脸上，他轻轻地把仪器放在吴南的课桌上，走了。

一刻钟之后，吴南捧着仪器，兴高彩烈地冲进周老师的房间，他眼里闪着喜悦的光亮，指着“月地运行仪”说：“周老师，这回我可看够了！”接着，他一边比划，一边就“日月蚀”、“月的盈亏”、“昼夜”和“四季成因”等问题，流畅地给老师复述了一遍。吴南走后，周老师取出记分册，在吴南的名字后面，用红笔又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一百分。

往事的回忆，牵动着周老师的思绪。此刻，他更加理解了吴南的性格和可爱的品德。

眼前，是一条宽阔笔直的大道。

路旁，是一排清秀挺拔的小白杨，吮足了春雨的

白杨树，抖动着闪亮的绿叶，正在节节拔高哩。

周老师用爱抚的目光望着身旁的吴南，在心里赞叹道：“一株多么好的小白杨啊！”

优 质 钢 材

一九六八年秋，吴南进入了西安中学。

两年前，吴南已经从小学毕业了。正当这读书的黄金时代，“停课闹革命”的浪潮，白白卷走了他们的宝贵时光。那段时间，吴南在父母的督促下，常常待在家里温课学习。有时候，他也到父亲的机关里或大街上去看看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”，那么错综复杂的斗争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怎么能理解得了！现在，中断了两年的学业重新又开始了，吴南怎能不满心欢喜呢？

然而，在这所文革前曾经是重点中学的课堂里，新的学习生活却令人失望。

当时，社会上风暴正猛，派仗方酣。来校上课的学生稀稀拉拉，不足一半人。开学两个月，吴南所在的六班就换了三次班主任。课堂上，老师在前面讲课，下面说笑的、打牌的、吹口琴的，五花八门，简直就象是游艺场。吴南心情焦急，目光忧虑。他话语本来就并不多，这时越发沉默了。每天，他默默地上

学，默默地回家。学校停课，他就在家里以别致的自学方式搞他的“小科研”：制作自动小汽车啦，航模飞机啦，幻灯机啦。要不，就趴在桌子上一个劲地画画。然而，表面上的沉默掩盖不住他内心的焦急，他心里的火苗闪闪待燃。在两年学校生活中，这火苗终于炽烈地燃烧起来了。给炉膛里添煤加氧的人，就是第三个接任六班的班主任王老师。

王老师给六班上头一节课时，班上有个外号叫“老虎”的学生，伙同几个人，在教室后面围成一堆，阴阳怪气地哼起了京戏。下课铃一响，王老师还没出教室，“老虎”又是一声怪里怪气的京戏道白：

“你往哪里逃？”“轰”的一声，满教室响起了一片哄笑。

王老师向后面扫了一眼，极力克制着自己，走出了教室。

王老师刚刚回到房里，就听到门外有人喊“报告”，她把门拉开——门口，站着一个陌生的学生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老师疑惑地问。

“我找你说句话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老师，你不会离开我们班吧？”学生轻声发问。